

想家了就听听琼剧

■ 郑素净(加拿大)

我还边唱，我也喜欢听，但是不敢唱，总觉得母亲唱得太好了，怕自己出丑。直到母亲在多伦多探亲后要回国，临行前给我留下了几盒录像带，她嘱咐我：想家了就听听琼剧吧，要是能唱上几句就更好了，能解闷。我从此才开始练习琼剧，水到渠成，母亲在我童年时埋下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地发芽了。

我在家练习琼剧，九岁的女儿婷婷就被迫当了我的第一个听众。婷婷出生在加拿大，从没有接触过中国戏曲，锣鼓声一响她就捂住耳朵直叫：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！”边叫边跑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得死死的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哪能不受影响，就算是这样她也是听到的。过了一阵子，她好像没那么反抗了，我唱我的，她照样在旁边看她的电视。再过上一段时日，她竟然也能吼上一两个字，把我吓一大跳！

几年前，国内有一昆曲名团到多伦多演出《牡丹亭》，我和友人带着孩子们赶去捧场。两个孩子从没有看过戏曲演出，中文都说不好，唱词根本就听不懂，好在有英文字幕，帮了不少忙。也许是出于好奇，孩子们说不上是专注看戏，倒也没有多少抱怨。待到胡判官出场，那一身万圣节式的妖魔鬼怪扮相和滑稽夸张的动作，顿时把他们的眼球给紧紧地抓住了，意犹未尽，等到散场后还要上台去跟演员合影。

回来后，婷婷兴冲冲地搬来了一张小书桌，找来一条长丝巾要我扮杜丽娘唱戏。孩子第一次看一出戏，能记得一两样东西已算不错。只盼着以后在多伦多还能有机会带着孩子们看戏去。

疫情下多了空闲，家乡的堂姐给我推荐了国内极为流行的K歌软件，告诉我利用K歌软件可以唱琼剧。软件操作简单，可供选择的曲目极其丰富，既有独唱又有合唱，合唱的男男友隔着千里万里，未曾谋面，但是只要我按下“加入合唱”一键，随时随地即可配上一段。

我是老戏迷、新唱手，那一股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热情迅速高涨，两个月里我一共练习了十几段琼剧。久违的乡音、浓烈的乡土气息再次把我深深地包围，给疫情下的我带来了一股精神和心灵上的清流。我把最好的唱段发到旅居加拿大的海南乡亲群，得到了老乡们的热情点赞。

我深知，乡亲们的点赞并不是因为我的琼剧唱得有多好，而是旅居海外的他们对乡音、乡情、乡亲的一种共鸣。于我而言，琼剧是一种乡愁，琼剧更能化解我的乡愁。

地当年，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党员，当了队长，后来当过大队加工厂厂长，母亲则任生产队妇女主任。

母亲性格刚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她经常带领妇女们抢种抢收，和妇女们一道用筐担粪，用扁担挑麦子，妇女们干活挣的工分都很高，家里分的口粮也多。

在关山林场时，母亲曾是文艺队的队员，经常参加文艺演出。闲暇时，母亲就坐在院子外的梨树下，随口给我们唱上几首歌，《十二把镰刀》《梁秋燕》等，我至今记得。母亲最爱唱《梁秋燕》，梨树上开满白色小花，芳香扑鼻，清涼惬意。

母亲抱着我，一边用手拍我，一边唱《梁秋燕》。我抓着母亲的两个长辫子，在手里玩成各种花样。母亲的歌声清脆优美，我到今记得她唱歌的模样。

母亲养大了五个孩子，她自己耗尽了精力，一天天变老。头发白了，牙也掉光了，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，消瘦、单薄，我给她买的衣服再也撑不起来。记忆力在减退，2004年办身份证时，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。我让她唱碗碗腔和《梁秋燕》时，那些歌词她已全然想不起来，一句也唱不下去了。

母亲老了！

假期很快结束，我和妻子想让母亲跟我们一起来海南，但母亲始终不愿意。临走前一天晚上，母亲微笑着，给我们展示她给自己准备做老衣用的布料和已经做了一半的老鞋。

母亲从柜子的最底层拿出一个包了好多层的包裹，一层层地打开来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几叠有着大圆圈图案的藏蓝色缎子布料，她说这是用来自做父亲和她自己老衣的布料。一个裁缝的亲戚，已经答应帮她，就这几天的时间。父亲的一顶瓜皮帽子已经做好，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，用着老衣一样的布料。父亲的老鞋也已做好，白软底的黑绒布鞋。母亲的双绣花鞋做了一半，鞋底和鞋帮都已经成型，就剩下绣花了。

母亲的话，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我大脑感到一阵刺痛、眩晕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妻子也流着泪水说：“妈……你还年轻，才75岁，别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母亲笑了，眼角却有晶莹的泪水在滚落下来。她急忙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睛，领着孩子去取零食。

母亲是平凉人。是父亲在华亭大炼钢铁时认识的，自由恋爱结的婚。后来她毅然放弃城市户口和关山林场的工作，跟着父亲辗转到了现在的住处。

听听琼剧

■ 郑素净(加拿大)

我是海南人，从小受母亲的影响，爱看海南戏，也就是琼剧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镇里的琼剧“厚皮班”(文昌地方话，业余队的意思——编者注)里当过台柱，上山下乡得了一份正式工作，从而成了一名忠实的海南戏迷。平时做家务时，母亲总会哼上几段。镇上来了戏班演出，她也一定不会错过。她各种唱腔都会唱，各个名角的特点都知晓。有时候，得知她以前“厚皮班”里的唱友正随团到附近演出，她还会带上我找她们嘘寒问暖去。

小孩子看戏，不懂剧情，光看热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戏是从看戏班搭台子和看演员化妆开始的。

化妆时，演员们围坐在戏台边的一张大桌子边上，桌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化妆盒和各类胭脂粉末，个个对着镜子一边左顾右盼，一边忙着往脸上涂脂抹粉。

化妆时，演员们穿的是打底的紧身白衣，肩上还围着一条围巾，以防胭脂弄脏底衣。先上妆，后上头套，然后才穿上戏服。看演员化妆的时候我们小孩就在旁边嘀咕，猜测那位是旦角哪位是生角。要是有人在一边脸上点上了一颗大墨痣，我们就知道那人肯定是个心肠歹毒的坏蛋，要是有人在眉头间画了一道粗红线，那准是个武将，要是哪位插上了金光闪闪的头饰，一定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和夫人了。

看完化妆后再看戏。小孩子看戏绝不会跟父母坐着看，全跑到戏台前站着、趴着、贴着脚尖看。我们个子小不会挡住后面的观众，人家也不赶我们。看着角色逐个出场，我们就要刚刚在后台看他们化妆时的猜测翻出来对号入座，有的猜对了，有的却把梅香当成了旦角，只觉得好泄气！一出戏很长，我们根本等不到散场就睡成了烂泥。第二天醒来，昨晚的戏里都演了些什么根本就记不住，但是多年来熏陶泡浸，海南戏的调子、角色和布景早已渗入了我的脑海。

没戏看的时候母亲就听录音带，特别是一些名角名段，百听不腻。母亲边

母亲的老衣

■ 黄炎

在陇东，大凡都是五六十岁上了岁数的老年人，儿女都提前给其定作棺材，由亲生女儿亲手缝制临终前人殓时穿的老衣、老鞋。老衣是由带图案的藏蓝色或者红色的绸子或缎子做成。男人的老鞋是白底黑面的软布鞋，女人的老鞋是白底花面的绣花软鞋……

去年五一，我回陇东老家看望父母。

一放下行李，我就问起母亲和父亲的身体状况。

“你爹已经80岁的人了，今年一下子老多了，前一阵子在街上转悠时还晕倒过一次。”母亲哽咽着说。

“妈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”妻子问母亲。

“哎，能怎么样？老样子。心脏不好，晚上睡着后心跳得特别快，经常失去知觉醒不过来。胃也经常疼得难受。你大哥领着我到医院看了，买的药继续吃呢。”

“妈，要不我走的时候你上我们那儿住些日子，海南的空气好，顺便给你看看病”，我说。

“傻儿子，妈可能再没机会了……”，母亲顿了顿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妈都已经开始做老衣老鞋了，哎！怕熬不过今年了……”

母亲的话，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我大脑感到一阵刺痛、眩晕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妻子也流着泪水说：“妈……你还年轻，才75岁，别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母亲笑了，眼角却有晶莹的泪水在滚落下来。她急忙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睛，领着孩子去取零食。

母亲是平凉人。是父亲在华亭大炼钢铁时认识的，自由恋爱结的婚。后来她毅然放弃城市户口和关山林场的工作，跟着父亲辗转到了现在的住处。

母亲的话，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我大脑感到一阵刺痛、眩晕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妻子也流着泪水说：“妈……你还年轻，才75岁，别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母亲笑了，眼角却有晶莹的泪水在滚落下来。她急忙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睛，领着孩子去取零食。

母亲是平凉人。是父亲在华亭大炼钢铁时认识的，自由恋爱结的婚。后来她毅然放弃城市户口和关山林场的工作，跟着父亲辗转到了现在的住处。

母亲的话，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我大脑感到一阵刺痛、眩晕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妻子也流着泪水说：“妈……你还年轻，才75岁，别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母亲笑了，眼角却有晶莹的泪水在滚落下来。她急忙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睛，领着孩子去取零食。

母亲是平凉人。是父亲在华亭大炼钢铁时认识的，自由恋爱结的婚。后来她毅然放弃城市户口和关山林场的工作，跟着父亲辗转到了现在的住处。

海南岛平常所见所闻的是：风起，云涌，雨飘，潮涨，山高，水寒，鸟语，花香……

其实，千万年来，海南岛的火山曾经N次动荡喷发，其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，海岛北部地区有火山100余座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6座。

千万年的沧桑巨变中，炽热无比的岩浆喷射而出，海南岛大片地貌被改变，后来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火山喷发的尘土更多地飘到了定安等市县的土地上，岩浆凝固的石块更多地落在羊山地区。岩浆最初的红色在时光的漫长变化中，变成褐色和黑色，渐渐生长出浓郁的绿色，孕育独特的火山文明。

海口羊山地区的石山镇能种庄稼的土地很少，有限的土地石多土少，普通庄稼较难存活，一旦种出东西来，却独具营养价值，看似不适宜种水田农作物的地方，却林木茂密，成了海口之“肺”。

石山镇的乡野为什么多见裸露的石棺？因人们要往地下挖土，总会碰上坚硬的火山熔岩，地下都是火山石，太硬，挖不动，很难从容地挖出一个适合放置普通棺材的深坑来。所以地表上常见石棺，石棺通常用火山石砌成，多呈长方形。

羊山地区的诸多村落完全由当地的火山岩石筑就，石院、石屋、石房、石墙、石街、石路、石桌、石凳、石臼、石碾、石磨、石塔和碉楼……堪称石头村。火山石建房的好处多，保温、隔热、吸音、防火、耐酸碱和腐蚀，无污染，绿色环保。

石山人就地取材，有的土地用火山石围隔起来。围田或垒屋的墙，石山人大多不用水泥，——这是火山人建筑的绝技。

◎缺水的表象与真相

海南岛西部位于夏季风背风侧，降水较少，纬度低，常年高温，降水量小于蒸发量，气候干燥。而羊山地区地处海南岛北部，海风常年吹拂，雨水也多，土地通常湿润，本无理由缺水，但其地表偏陷偏旱。

平时能用的水太少，当地人对水特别珍视，尝试利用器皿来积存雨水，雨水到来时，盆子积存的雨水有限，屋檐下的大缸便派上用场。火山人家门前的屋檐下尽可能放上成排的大小水缸，雨天时将缸盖打开，让顺着屋檐而下的雨水滴到缸里，排好队的水缸能装满水最好。这些水较少用来饮食，多用来淘米做饭洗衣、洗澡、刷洗或喂牲口。缸里的存水甚至可以用上20天。

屋檐下摆的水缸除了装水，收获季节还用来盛稻谷。谁家盖房子迁新居，亲朋好友会送来成双成对的水缸。女儿要嫁人，女方先到男方家数数屋檐前的水缸。

羊山地区有时干旱到有水未必有水，比如道崖村，村里有三口井，

顺着荣堂村西侧小道陡坡而下约数米，有个仙人洞口。洞里面的顶

岁月山河

火山人家

叶海声

部呈拱形，是又长又大的溶洞。据记载，仙人洞为第四纪全新世火山爆发形成，洞穴埋藏浅，规模大，洞中有石花、石床、石椅等多种奇石。该溶洞高2至5米，宽5至10米，长达千米以上。

荣堂村附近还有个卧龙洞。这个洞由多段洞穴组成，洞中有洞，又被叫作七十二洞。走进卧龙洞仅20多米，呈现一个圆形的火焰坑，坑内树木繁茂。再入一洞里，可见到可容下千人的巨大洞厅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附近居民为躲避日军的追杀，曾逃至此洞中藏身，逃过一劫。

◎遭遇而安与抗争

琼北火山群地区石多泥少，缺水，不利于耕作，人们既遇而安，又坚强地栖息在这片土地上，这里曾经是海南最早官郡所在地，历代许多贬官都乐于在此居住。

经久不坏而有些荒芜的石屋和火山石所建的小楼，是当地古朴建筑史的些许篇章。一些石头墙的外表平整，石块多呈不规则的形状，石头之间少用泥灰黏合。从里面看，石头墙凹凸不平，石头之间漏进光线来。石山村里的有些废弃的院落，荒芜中树木和野草却野蛮生长，尽显自然本色……

村道边各有其主的石墙，苔痕斑斑，色泽幽蓝，围着主人约定俗成的边界，黑红色的土地记载艰辛的垦荒史，千锤万凿穿透千层石块而成的幽深古井，诉说着前人找水的痛苦历史。

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，离火山曾爆发的近处，聚集的人口往往比其他地区多。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是天然肥料，火山灰越多的地方，土地越是肥沃，而熔岩风化后发育的土壤，蕴含丰富的矿物质，对果树、花卉、牧草和其他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益。

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，韩国的济州岛，以及与海南岛同一纬度的美国夏威夷，都是火山岛，吸引全世界游客的胜地，是人们乐居之处。

海南火山分布最密集的石山区，盛产荔枝、龙眼、菠萝蜜、番石榴、杨桃、木瓜和黄皮等热带水果，品质最佳。

人们选择在羊山地区居住和繁衍，形成独特的方言、人文风俗、历史遗存、传统信仰、风物民情、经济形态，传承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、民间工艺和文化艺术，并种植农作物，生产土特产，是名副其实的火山人家。

火山人家就是在石缝里种植石斛更是奇迹。石山镇的荔枝、蜂蜜和黑豆格外有名。石山镇的老人们便自制火把向游人兜售。溶洞延伸到哪不易得知，游人只能在比较平坦开阔地走走，享受天然空调送来的凉意，还可借助灯火，观赏溶洞地貌的风采。

顺着荣堂村西侧小道陡坡而下约数米，有个仙人洞口。洞里面的顶

王力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，也是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。27岁那年，他暂别清华大学研究院，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。当时，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学生，身上并没有多少积蓄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只能靠打零工赚的钱，买一些低价的面包度日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找不到打零工的机会，他就不得不流落街头，挨饿受冻。

当时，一位在巴黎的中国教授发现王力法语学的相当不错，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，要他翻译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寄回国，以此来换点稿酬，解决生活的难题。

王力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于是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翻译了一篇小说，将译稿寄到国内。不过，结果却令王力大失所望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他不仅没有得到用稿通知，就连退稿信也没有收到。心灰意冷的王力干脆不抱什么希望，他一赌气把自己全部译稿统统寄给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商务印书馆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的稿子居然被采用了，而且稿费也在很短的时间寄了过来。

从此，王力开始靠翻译作品来赚取生活费用。他一边努力地学习，一边翻译法国文学作品，他总能保质保量地将自己的译作寄回国，也总能及时地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稿费。

有时，甚至在他还没有交稿件的时候，就可以先预支稿费，这令王力感动不已。

由于长时间一直处于劳累紧张的状态，再加上饮食极不规律，王力终于病倒了，他只能无奈地暂时放弃做翻译的工作。此时，他头上的一点点积蓄也因看病花得所剩无几。而在他的周围，没有一个熟悉的朋友可以帮助自己。

王力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于是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翻译了一篇小说，将译稿寄到国内。不过，结果却令王力大失所望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他不仅没有得到用稿通知，就连退稿信也没有收到。心灰意冷的王力干脆不抱什么希望，他一赌气把自己全部译稿统统寄给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商务印书馆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的稿子居然被采用了，而且稿费也在很短的时间寄了过来。

从此，王力开始靠翻译作品来赚取生活费用。他一边努力地学习，一边翻译法国文学作品，他总能保质保量地将自己的译作寄回国，也总能及时地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稿费。

有时，甚至在他还没有交稿件的时候，就可以先预支稿费，这令王力感动不已。

由于长时间一直处于劳累紧张的状态，再加上饮食极不规律，王力终于病倒了，他只能无奈地暂时放弃做翻译的工作。此时，他头上的一点点积蓄也因看病花得所剩无几。而在他的周围，没有一个熟悉的朋友可以帮助自己。

王力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于是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翻译了一篇小说，将译稿寄到国内。不过，结果却令王力大失所望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他不仅没有得到用稿通知，就连退稿信也没有收到。心灰意冷的王力干脆不抱什么希望，他一赌气把自己全部译稿统统寄给了当时最有影响